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中国结 邹安和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2

ISBN 978-7-309-09111-1 猿苑-园

I 援美援援 II 援邹援援 III 援长篇小说 原中国 原当代

IV 援圆援猿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 猿猿猿猿号

书名 美丽中国结

著者 邹安和

责任编辑 刘健屏 朱建华

责任校对 杨梅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网址: www.fhpub.com

印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20万字

印张 12.5

版次 2012年 猿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9-09111-1 猿苑-园 猿猿

定价 25.00元(全两册)

摇摇(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摇一摇章

滨湖区宁江市的机场 ,距中心城区较远 ,刚建成不久 ,样子模仿着张开翅膀的海鸥 ,挺抓人眼。市政府的笔杆子朱丽在等人 ,不张扬地缩在机场大厅内站着 ,直到瞧见苏洪仁从一辆外市牌照的轿车里走下来 ,她也不迎上去 ,也不招呼一声 ,兀自向咖啡茶座走去。朱丽相貌比那画上的仕女还顺眼 ,一脸聪明气 ,神情淡淡的 ,仿佛用薄薄的一层冰霜包着一只小热水袋。苏洪仁脑袋瓜像拨浪鼓一样左右转着 ,寻找着另一位同行者 ,看都不看朱丽一眼 ,却像铁针跟着磁石跑一样 ,自动就随着这姑娘的后影向咖啡茶座走去。

朱丽背身坐在咖啡桌旁 ,看着菜单 ,给服务小姐点着茶点。“樱桃生代 ,两份。一盘腰果。”服务小姐写完菜单离去。

苏洪仁人到中年 ,比一般的年轻人显得更有魅力 ,较高的个头 ,胸脯厚厚的 ,国字脸 ,宽肩膀 ,两只黑溜溜的聪明球 ,老带着机敏、嘲讽和热乎乎的笑。他绕着朱丽的台子潇洒地兜上一圈 ,才坐到她对面。

“早来了 ?”就这么三个字 ! 没有个称呼 ,却像一粒九制话梅一样 ,有各种的滋味 ,表露出苏洪仁跟她的非同一般的亲昵 ,自个儿的

心情分外快活 ,还夹带着对她必然已经久等的心疼和歉意。

朱丽把开心隐藏在撒娇地撇撇嘴里。“架子越来越大！居然到了宁江 ,不到我那里去 ,还要我跑到这里来？”

苏洪仁被这撇嘴的娇媚迷住 ,话再说出来都有点打飘发酥了。“嘿嘿 ,就这么点时间！临时通知去北京——从阳湖那里来 ,路上跑了三个钟头……哪怕见一分钟也好！就这么‘馋’……”

服务小姐把茶点送上来。

“‘馋’——吃‘樱桃生代’……”

“朱丽！就是这愿号座 ,那回碰巧遇着 ,一起去北京……”

一提起这段往事 ,朱丽的面庞就像被阳光照亮了一样 ,快活从眼眸里直往外渗 ,说出口的话依然冷冷的、高高在上的：“从此倒了大霉！”

苏洪仁就吃她这“味儿” ,越“酷”越觉着有品头 ,也越上情绪！“也真怪 ,那次开会 ,有你坐在会场上——突然‘才气乱冒’ ,稿子都扔掉了讲 ,词儿自己就往外跳！跳舞也是——那些‘花儿’ ,不知怎么就‘花’出来了……”

“还不是你存心想‘花’人！”

“上当受骗了？”

“腰果 ,你不喜欢吃吗？洪仁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朱丽 ,我也有好消息告诉你。”

“你猜得到吗？我——调到你这个阳湖县去了！”她说的只是一句普普通通的工作性话语 ,但她那神态说出来的话 ,表明这是她作为一个姑娘作出的最重要的选择。她屏着气 ,等着看苏洪仁如何反应。

苏洪仁惊得把腰果搁下来。“这种事 ,你怎么预先不跟我说一声？”

朱丽绝对没有想到 ,对待她的大胆和奉献 ,会是这样一句话！她把舀樱桃生代的勺子 ,往碟子里一摔！“你老婆也调去了 ,你怎么

也不预先跟我说一声？”

她这两句话，像挥舞一把犀利的西餐刀，把他们相互关系中，苏洪仁低人一头的软裆，给割出来摊在桌面上了！

苏洪仁尴尬地笑笑，说：“不、不是！我不是说，有好消息告诉你吗？我不当阳湖县委书记了——就那次在北京会议上，‘才气乱冒’，给最穷的一个县抱回去一块‘全国绿化先进县’的奖牌——现在要组建一个新的地级市，我给提成淮海市常务副市长、副书记了！”

“哎呀，难得难得！”朱丽没想到会是这么件大好事，这证明当时在这愿号座结的这份缘，自己是多么有眼光，是不是人物，是不是情种，一眼就能明白个五六成。她头一次抹掉小热水袋上那一层冰霜，拿一粒腰果与苏洪仁相碰。“祝贺祝贺！”苏洪仁也用一种很特殊的方法跟她对碰腰果，那种碰法在说出这么一句话：这个好消息就是送给你的，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好消息！

朱丽品嚼着腰果，也品嚼着他碰过来的那份特殊含意，说：“这成了月亮追太阳，看看追到了，人家又挪了窝——只好过一阵再调啰！”

“把档案追回来，直接调淮海市——你在这个市，就是办公室的笔杆子——你去帮我管办公室！”

“月亮居然追到太阳了！”朱丽开心得掐住他手背上一点点皮，使劲地拧扭……苏洪仁见一个人走进候机厅，忙缩回手，轻声说：“我现在的顶头上司，市委书记盛师友！”

盛师友身材修长，架着教师常用的那种朴素的眼镜，拎着手提箱，在候机大厅里找着人。苏洪仁向朱丽告辞，掏出两张机票，摇着向盛师友走去。

朱丽很配合地连头都不回，说：“说定了，调你淮海市了！”

农家少女虞燕跟朱丽长得挺像,在滨湖区阳湖县的虞家村,跟妈妈学着编绳结。虞燕妈讲:“这是扮虞姬神系在腰上用的。用绳子编织的神结,祭神的时候,必得用的。”

绳结,在这个虞姬的故乡,是祭奠虞姬神的祭物,也是一种农家祖传的手艺。据说,还在上古时候,这里人就用绳子打结来记事,大事系个大结,小事系个小结。到虞姬那个年头,已经像窗花、门对子一样,用它来作装饰,表达一种对幸福、吉祥的期盼和祝福。虞姬抹脖子之前,就送给过楚霸王项羽一只自己编的吉祥结,葫芦形的,寄寓“上下同心、大吉大利”。现在,城里人把它叫作“中国装饰结”、“中国结”,管它叫什么,反正虞家村人都认定,绳结这东西的老根子出在自己这村子上。

虞燕跟哥哥许长富是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长富是爸妈亲生的,一个剽悍俊壮的男子汉,会一手好木匠活,水牛坯子鱼脾气,不好说,喜欢用日常动作传情致意。妹妹编着绳结,哥哥由舅舅给剃着头,两人仍像小时候一样无声地用脚捉着“猫猫”。编绳结的,将悄悄的小脚往外移一移,剃着头的,就悄悄用宽宽的大脚去扑捉踩她的小脚板。小脚板狡黠地收回去,剃着头的大脚刚鸣金收兵,编绳结的悄悄小脚又放肆地伸出来,又是一场“扑捉战”……

父亲许醒农此刻心情与儿女全然不同,儿女在面前再嬉闹,他愣愣地瞧都瞧不见。他估摸这回给上头寄的告状信,要告出事了。阳湖县粮食局长叶元棠,不久之前还是这个乡的书记,这人在虞姬乡当头头的时候,跟许醒农一家结下了不解的大冤仇。许醒农这回抓到了一些叶元棠打白条子玩鬼的把柄,立马给省里寄了封人民来信,指名道姓告他叶局长!信走了几天了,不见动静,许醒农心里犯起嘀咕。叶元棠人称“花花书记”,不单他心“花花”,对上对下

也会“花花”，手里有一把子人。这封上告信，要是落到他那把子人手里，他们一定会把被我老许发现的破绽给捂死。头一桩，就会想法毁掉自己手里捏着的证据。许醒农后悔不该用写人民来信这种办法，该直接去省里市里，找那些做得了主的头头，面对面说，不在别人手里留一点痕迹。这一下好嘛，还不一定能把叶元棠怎么样，倒给自己招来了大危险。许醒农长得跟打夯的夯一样墩实，模样跟张飞一样，可比张飞心细得多。从祖上那里，他学来一手侍弄花草、修剪盆景的手艺。他此刻借着给一盆红花檵木的盆景作修剪，将装着叶元棠犯罪证据的小塑料袋垫在那花盆的底子上，不招人注意地走出堂屋去。他要找个地方把这些证据藏妥帖。这件事，他还不能跟家里任何人说，一来怕他们害怕，二来也防着叶元棠那把子人寻上门来，家里人要是知道藏哪里不说，会给他们惹灾祸。

由于一墙之隔的邻居，就是抱花花书记大腿的人，他不能走出庭院的大门去，只能想法子藏在这院子里。人一急就会长出三只眼来，平日最不在意的地方，这会儿突然给许醒农看出好处来。山头放小手扶的草棚棚的毛竹大梁上吊着一只绳结。他将那个小塑料袋，塞到旧绳结中间嵌着的一只小鞋子里去。他松下一口大气，走回堂屋来，边走边往回想想，只顾防他躲他，把柄都抓到手了，不去告倒这个坏种，那还是个人吗？这回就直杵到省里去上访。

许醒农对在帮长富剃头的内弟说：“打白条子——姓叶的玩鬼，越玩胆越大了！你家都给他搞散了，拿人都当花木欺侮！咱俩一起去省里告他个龟孙！”

虞冬成是个农人兼剃头师傅，从小就跟着姐姐、姐夫过，提到老婆给叶元棠拐走这茬事，心里就像被剃头刀剃一样。有什么再比老婆给人霸去拐去更窝心更倒霉的呢？但他只能干咽一口口水，把那痛苦与无奈和着口水咽下去。他这石头子也咽得下去的脾性，不是天生带来的，是做什么营生被那营生磨出来的。姐夫那点心胸与硬气，是因为他成天跟盆子里的花木打交道，想怎么剪就怎么剪，那花

花世界全由着他自己做主,再名贵的花木都乖顺地忍着他的气。剃头师傅成天得跟人的头打交道,再排场的头他也捧在手里过,那可比捧粗腿还难捧得多,再不像话的头他也得捧在手里,还得像捧着自家大爷一样小心伺候,照样得说“头剃剃,当书记,脸刮刮,钱大发”。这么一年四季捧人的头捧下来,脾性就剩下个会咽石头子一样的口水了,外带着还会赔上一张甜和嘴。人得吃饭啦!但人又毕竟是人,那咽下去的气在心里还是要气,或是自己一人对着剃头镜子,或是遇到合适的听话人,就尖酸刻薄、嬉笑怒骂地骂一通,骂得再尖酸刻薄,他又横竖把准一条,到了场面上,对谁还是一张甜和嘴。

虞冬成借着跟外甥女说话,来回姐夫的话。“燕燕,卖这些中国结,光编得好还不行,还要能忍得住买主的气——胳膊拧不过大腿!”

地下宽宽的大脚与悄悄的小脚,那“扑捉战”停止了。虞燕把编绳结的绳头,揪心地停在手里。她听得出舅舅那不咸不淡的话里,闷压着一个男人最不肯忍受的羞辱。“舅舅,我、我跟你学一段淮海戏的‘三字剁’?”

一个穷苦的老人,跌跌撞撞,闯进院子来。他干瘦干瘦的身子,衬出脑瓜瓢不小,顶着一头蓬蓬稀稀的花白短发,迈着有些罗圈的老腿。骆大爷喊:“醒农!醒农!我那老婆子急出毛病了——燕燕,你快去看看,你骆大娘,都不认子午了!”

许醒农惊得把盆景一搁,招呼媳妇虞立兰,赶紧将骆大爷架着,一起赶去看看。女儿虞燕心急腿快,走父母身边一钻,跑到前头去了……

这虞家村坐落在黄淮平原上,一色的褐土地。小手扶的犁头往田地里一插,翻起来的泥浪,就像飞起来一堵陶器的墙、巧克力的浪一样,厚厚浓浓,油光铮亮。庄户人看着它走不动路。生活在这平

原上的人 ,眼头享的福大了 ,不管什么时候 ,由着你尽眼力往远处看 ,没遮没拦 ,没边没底 ,一个土岗子都没有。冬天看 ,像黄色的大海 ,夏天瞧 ,像绿色的大洋。它让人每天都感叹大自然真是大得了不得 ,它让你每天都奇怪平原怎么天天都这样 ,又天天都不一样。

在虞家村的大田里 ,有几座用两根树棍支在地上搭成的三角形矮茅草棚子 ,就像房子没打墙 ,直接把房顶支在地上 ,从房顶的山头开门进出。有的地方把这种棚子 ,叫“看瓜棚子”、“要饭棚子” ,此地人把它叫“丁头冲”。

虞燕跑出村子 ,跑上田埂 ,冲进其中一座“丁头冲”里 ,喊 :“骆大娘 !”

低矮的茅草棚里 ,用土坯围起一个地铺。骆大娘像庄稼院的奶奶们一样 ,额头上围着一个青包头 ,花白的头发没作梳理 ,松松地结成一条短辫子 ,像拖着一条小尾巴一样 ,满脸的皱纹因为抹着一层泪水 ,那深深密密的皱纹与那整片的泪痕 ,特别不适宜合在一起 ,看得人心里发麻。她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 ,坐在地铺上 ,太深重的哀伤 ,使她变痴发呆了。

“喜子早早就会识文断字……乖孙子呵 ,你这病——我来替你得吧 !”

虞燕眼圈红了。“骆大娘 !我是燕燕 !喜子弟弟病会好的 !”

“这叫什么个怪病 ?汤大先生都识不得 !说只有大城市里 ,有那镜子能照……”许醒农和妻子虞立兰扶着骆大爷赶到茅草棚门口。虞燕急得从破芦柴席上 ,跪步来到棚子门口 ,说 :“骆大爷 !快、快把喜子往大城市里送啊 !”

骆大爷拿出一些条子。“今年卖的粮食 ,尽打白条子——哪来钱 ?!这都是我的钱 !这都哪里是钱 ?!”

茅草棚门外 ,聚集的人多起来。虞立兰说 :“我们家 ,也尽是这些白条子 !”“哪家不都这样 ?!”“快 ,找粮所去换 !”虞燕说道。

“粮所 ?乡里这个长、那个长 ,我跪都给他们跪过了 !”骆大爷

说：“谁也不问你事！”

虞燕将骆大爷手里的白条子摊到父亲面前，说：“我爸，想个法，救救喜子！”

这庄子人无事喜欢找许醒农，不因为他有钱有身份，而是因为他人长得五大三粗可心软，看不得别人遭难。许醒农把白条子接过来，跟骆大爷表示，这事我帮你去说说，扶着老人就往外走。

荣誉军人王有忠推着轮椅追着喊：“醒农，找乡里没用——找县政府！”

三

滨湖省的省级机关宿舍，在宁江市的黄河路上，几幢灰色的五层楼房子，没有顶，光秃秃的，像在地上戳着几个积木块。邵宜民还住在原来分配的一套处级干部住的单元房里，三房一厅。这屋里像个学者的家，沿着墙靠着高高的书柜，起码些大厚本的中文书、洋文书。其他人家，到处是孩子与女主人的照片，他家里，居多的是男主人在美国、俄罗斯、西欧等地拍的照片，可见他家里人把他多希罕。邵宜民三十五六岁，个子虽然不矮，也长了一对剑眉，可身架不宽，脸盘不大，总体上有一副娃娃相，老被人当做还在上学的研究生。他还真有股子小孩的玩心，跟儿子在捉迷藏。他将江海的眼睛用手绢蒙起来，喊声：“开始！”自己悄悄地钻进床底下去。

女主人戴妤文静淡雅，拿着一篮茼蒿到卧室里来择，对着床底下说话：“邵宜民，江海多大了？你要再不回国——他读大学了，你还当他小孩呢！”

蒙着眼睛的邵江海嚷道：“我就要这么玩！就要这么玩！”他摸到妈妈身边，悄声“开后门”地问：“妈，爸爸躲门外去了？”

戴妤仍对着床底下说：“淮海市一中，全省都有名，你要去上任，把他带去读吧！”

邵宜民从床底下调皮地探出头来,对这个主意表示赞同,又笑着藏匿起来。

“傻儿子,瞎摸。他不就是那老一套……”戴妤说。邵宜民一下子从床底下钻出来,捂住戴妤的嘴不让她说下去。小江海恍然大悟地拍拍蒙着眼的手绢,像躺在滑板上一样,整个人滑着钻到床底下去抓人。一片疯叫声。

电话铃响。戴妤起身接电话。“喂,找邵宜民?哦哦,你等等。”她捂住电话,说,“别疯了!淮海市委的盛书记——头头找你了!”

邵宜民忙过来接电话,左腮帮上还带着一块床底的灰斑。“盛书记!我邵宜民啦!催我去上班?我听说分派到淮海市去,分管科教文化——很高兴!……什么?”他说这句话里面含着一层特殊的意思,原来让他去省科委当副主任的,那是个住在大城市,与各科研单位打交道的美差,因为他在市厅这一级干部中属于年轻得少有的,全省正组建一个最穷的农业市,就改而把这个年轻人转派到那里去当副市长。人们都顾虑,把一个从外国学习考察刚回来的干部,塞到一个最招人嫌弃的差事上去,本人肯定会有情绪。所以,邵宜民趁着头一次跟市委书记通话,先表了这么个态:到你那个市去,我接受!

淮海市委书记盛师友和常务副市长苏洪仁,在北京的宾馆客房里,两人一起用电话免提,神色严峻地跟他通着电话。盛师友说:“宜民同志,你才刚刚回国——这有点不近人情——情况有点特殊!我和苏市长都在北京开会,阳湖县可能要出事情——当地农民情绪有些失控!你好像出国前,在省扶贫工作队,当过老大难县的工作队长?”

邵宜民在宁江市应道:“对对,去过两个县!”戴妤用围裙替他擦去腮帮上的灰斑。儿子拉下蒙眼布,用眼神对爸爸说,我赢了!还来不来?

盛师友在北京宾馆说:“这样!请你代表我们俩,赶紧赶到阳湖

县,对上访的农民,全权作出妥善处置!”

苏洪仁插上来说:“小邵,我是苏洪仁!”

邵宜民在宁江市热情招呼地说:“苏市长!好久未见……”

苏洪仁在处理公事时,虽然跟在咖啡茶座里和朱丽一起时的那种机敏、诙谐、显得年轻十岁的神态,就像猕猴桃跟冬瓜那么大不相同,可有一点仍然保持的,说话有一种热乎乎、挺亲切的调调。这是个招人喜欢的、也很干练的头头。“你好!小邵,我刚刚从那个阳湖县县委书记任上出来——可能是因为新领导人还没配上,有些事没人拍板,在收购粮食问题上,跟群众没有协调好。你到那里,狠狠‘熊’粮食局长叶元棠、公安局长向永进!他们保证听你的——就听我说的!”这最后一句话,他没有特别着力,但这恰恰是他特意要说的话。要让盛师友与邵宜民都意识到,在阳湖县,最有分量的,正是我苏洪仁的“我说的”三个字。这也是给刚回国的小邵先打个招呼,那是我的根据地。“那里人有点野,邵市长,你要注意安全!”

盛师友对着免提电话讲:“宜民同志,要快!上访的农民,已经把县政府围起来了。避免发生恶性事件!”

宁江市街头,一辆奥迪轿车,车顶上转着红色警灯,飞速地驶进黄河路滨湖省省级机关宿舍楼,急速停在邵宜民家住的猿号楼楼门口。邵宜民一边穿着外套,一边从猿号楼楼门里急步走出来,迅速地跨上奥迪轿车。

戴妤与邵江海从大楼里追着飞奔出来。戴妤将一只卷好菜肴的油饼递给丈夫。小江海将一瓶矿泉水递给爸爸。邵宜民向她们做个表示感谢的鬼脸。奥迪轿车转着警灯,箭一样冲出去。

邵江海学着爸爸做的鬼脸样子,朝妈妈也做一下,仿佛说爸爸才刚回来,就只剩这么个鬼脸了!

戴妤酸酸地一笑,朝着儿子也这么做个鬼脸,搂着儿子回楼去,犹如说有这么个鬼脸,也不错了,知足吧。邵宜民一家这短短的送

别,显露出那种有教养的家庭相互之间的默契与融洽,就像是一首和谐的无字歌。

四

阳湖县县政府在县城西关大街上,穷县穷衙门,年久失修,四周围墙的墙皮东脱落一块、西脱落一块,像害了疥疮一样。几幢分属县里四套班子的办公楼,墙面像拉着蜘蛛网一样,显出一道道裂纹。只有进这院子的大门,受到分外重视,两扇黑色铁栏杆门异常坚固。县政府大门外是一个大广场,广场的边沿直抵到阳湖河河边。此刻,广场上几十辆手扶拖拉机,插着“农民上访团”的旗帜,浩浩荡荡,向着县政府大门口,缓缓地围上来。县政府的铁栏杆门紧闭,警察在门内门外严阵以待。

为首的手扶拖拉机上,虞燕驾驶着车子。车厢里,骆大爷悲戚地手捧着白条子,就像捧着小孙子的命。荣誉军人王有忠坐在轮椅里,照拂着老骆头。许醒农强悍地把一根木头竖起来,将它靠着王有忠的轮椅,竖立在骆大爷身后,使整部小手扶犹如航船竖起了桅杆与风帆。大木头上撑起来一幅大白布,白布上写着:“兑现白条,要钱救命!”它就像一面喊出农民共同诉求的大旗。

各个手扶拖拉机上,“农民上访团”的小旗帜,表示支持地摇动着!那么多小手扶聚在一起行驶,街巷给“啾啾啾啾”的响声震得直晃颤。市民、路人纷纷围过来。在县城街巷里运沙石的农民小手扶,见扬起这么个旗号,正是自己想说的话,那么多小手扶共同发出的气势宏大的响声,驱散了他们平日谨小慎微的心理,将小手扶机头一转,也纷纷加进这些上访的小铁牛行列……

对这次农民上访,负有直接处理责任的粮食局长叶元棠、公安局局长向永进,共同站在县政府主楼的二楼凉台上。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还在调配中,暂时没有一个当家人。他们俩虽然是副县级,

一个是县政协副主席、一个是县委常委 ,按职务来说 ,处理这种非常事件 ,轮不到他们出头 ,该由周怀城副县长出面。因为苏洪仁常务副市长是这里的前任县委书记 ,很了解这个县的关关节节 ,知道周怀城太迂太鳏 ,早就将他支到大闸上专管协调各乡用水的矛盾了。这个打白条子的事情 ,牵涉的方方面面很复杂 ,周怀城是拿捏不住其中分寸的 ,所以苏市长打电话回来 ,让周怀城仍坚守原来非常重要的岗位 ,临时指定由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向永进牵头 ,政协副主席、粮食局长叶元棠为辅 ,负责处理这件非常事件 ,有问题请示正赶来的邵宜民副市长。叶元棠粮食局长中等身材 ,比较胖 ,有些虚肿 ,眯眯眼 ,见群众来势很大 ,有些慌乱 ,又有些正中下怀的喜意 ,拉着公安局长向永进退到凉台的玻璃门里面去 ,指着领头的农民说 :“向局长 ,这个许醒农——大祸害 ! 一个泼皮 ,无赖 ,小偷 ,坐过牢的 ,上访痞子 ! 一定要把他抓起来 !”

“暂时不能火上浇油 !”县公安局长向永进人高马大 ,那张脸什么时候都像亮着红灯 ,表现出执法者那种呆板、机械和强悍的神气。“叶元棠 ,把那个老头的钱 ,给他算了 !”

“省里还没松口……”叶元棠用一种暧昧的神情 ,提醒这个临时的头头 ,别忘了这件事真正的底线 ,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咋咋呼呼 ,这也未必不是个好事。

“人都‘噙’上来了——你总得去给句话 !”

叶元棠觉得该给临时头头这个面子。他推开玻璃门 ,要出去给群众说两句宽心话 ,可脑子里来了个急煞车 ,又退了回来。“光说空话 ,越说事越大 ! 市里要来了——由市里人去跟省里要 ,钱就好要了——等他来处理吧 !”

在省会通往淮海市的公路上 ,邵宜民乘坐的奥迪轿车 ,转着警灯 ,在繁忙的车流中蛇行般往前钻。

邵宜民自己麻利地开着车 ,再快的车速还嫌慢。他向驾驶员问

道：“离阳湖县，还有多远？”驾驶员告诉他，还有二百八十多公里。

邵宜民心急如火，加大油门，把在国外高速公路上练出来的飞车本领全拿出来。奥迪轿车如水中蛟龙一样往前赶。

警方与手扶拖拉机，仍在阳湖县政府大门口对峙着。城镇派出所所长朱强，眼睛小，就像是用黍秆蔑子划了一下一样。他向领头的手扶拖拉机打手势，不许再向前！许醒农见警察中领头的是本村人，说：“朱所长，你去给上面说说，骆大爷急等白条子的钱给孙子治病！”

朱强用小眼一眯虚，那神态在说：我说了没用的！

“那是人家骆大爷自己的钱，粮食都给公家了，怎么这么赖皮？”虞燕讲道，“不管人死活啦？！”

荣誉军人王有忠说：“小强子，县政府该站出来，解解老百姓的急！”

老人骆大爷抖抖手里的白条子。“我——我要求见县长！”

朱强所长也有点看不下去，装作随意地转过身，向藏在凉台里的公安局长请示地示意，能不能帮这大爷解决一下困难？

粮食局长叶元棠用手指扇面般地划拉一圈，又坚决地摆摆手、摊摊手，那意思是说，这么多人来要兑白条子，这个口子开不得，没那么些钱来兑付！

朱强憋气地干愣了一阵，以坚决执行命令的神情转回身来，挥扬着手臂，命令所有上访农民，离开政府大门口！

骆大爷心劲塌了，眼一黑，坐到荣誉军人王有忠的轮椅扶手上。许醒农火冒三丈，看出是仇人叶元棠在背后主事，指着凉台，单挑叶某人地叫板道：“那是什么人？你站出来说话！”

荣誉军人王有忠帮腔道：“你们还问不问老百姓的事？”

“不要指望这些人了！还是回去大家凑凑，救人要紧！”虞燕心里只惦念着“丁头冲”里的病喜子。

骆大爷知道，这么着回去，就得再面对一堆白条子，孙子就走进

绝路了。他把白条子举到青天上！“白条子！白眼狼开的条子啊！小喜子啊！”老人那如核桃壳一样的老脸上，泪水纵横。

许醒农悲恸难忍、怒火万丈，举起那根木头，用摇着那些诉求的话，代替自己的声音大吼道：兑现白条，要钱救命！

大伙从那领头人愤怒的动作里，受到很大感染，群情激愤。有的跳着脚挥拳头，有的站到手扶拖拉机座位上，呼应地摇小旗帜。有个“愣头青”农民，冲破警察防线，往大铁门上爬，朝凉台上的人挥拳头。朱强等警察忙上前去阻止。

虞燕见秩序大乱，把小手扶掉转头往回开。许醒农觉得不能就这么走了，他要让叶元棠这些主事的知道，这么小看土里刨食的人是不行的。他大吼一声：“喂！”

霎时车停人静。旧军衣上挂着抗美援朝军功章的王有忠，抢先把话说出口！他坐在轮椅里，指着凉台上的人，怒斥道：“不管老百姓死活，你还配挂这人民政府的牌子吗？！”

各台小手扶上的人，吼成一条腔，表示强烈呼应。

许醒农被老英雄这么一点，点出主意来了，要把姓叶的“不配挂这人民政府牌子”的真相揭开来，只有把事捅捅大。他用木头梢子，把政府大门边的“滨湖省阳湖县人民政府”的大牌子，倏然一用力，挑了下来！

全场震惊！

虞燕急忙将小手扶加速开走！广场上响起一串小手扶马达越转越快的“啾啾啾啾”声……

县公安局长向永进头一个明白过来，这一下事情闹豁边了，他负有保一方平安的责任，政府的脸面给自己丢了，这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他像牛尾巴上给点燃了鞭炮一样，从二楼门里冲到凉台上来，大喊：“朱——强！”

向永进这一声呼喊，是拉警报，指明出了大事了；是下命令，让立即采取行动，是骂娘，怨怪责骂下属反应迟钝！

粮食局长叶元棠也跟着跑到凉台上来镇场子,可他那着急的神情里,总夹带着一些窃喜。丢了政府牌子,是他打白条子引起的,上面要认真追究起来,怕没好果子吃,心里有点悬悬的,但事情这么铺开来闹,上头一定会分外重视,收粮食的款子倒肯定会有门儿了。

朱强所长小眼睛一激灵,醒过神来,娄子捅大了,忙指挥警察去抢回政府的牌子!许多辆手扶拖拉机一起涌上前,堵住警察追人的路,在警察与虞燕的手扶拖拉机之间,筑起一道钢铁的路障!

领头的手扶拖拉机上,许醒农高高地扛着人民政府的大牌子,在许多摇动着的“农民上访团”旗帜的簇拥下,在那道“钢铁的路障”护卫下,伴着隆隆的机声,扬起滚滚的尘埃,开过阳湖河上的大桥,往乡下驶去。

暴风雨前,乌云滚滚,像海潮一样涌来。

一辆覆盖着厚厚尘土的奥迪轿车,鸣着尖利的警笛,横冲直撞地开到阳湖县政府大门口。向永进、叶元棠望眼欲穿,就等着上面的人来,忙从政府大楼里奔下来迎接。邵宜民跨出奥迪轿车!他那小身架,娃娃脸,一副研究生似的少小模样,使在场的公务员、警察都愣住了!正从大楼里往外跑的叶元棠,脱口而出:“来了个——‘少先队’?!”

穿着警服的向永进,抢步上前去,敬礼!“是邵市长?”

邵宜民敏锐地审视着现场情况,从人们的眼光里,他感到这里已经出了什么大事,沉着地问:“怎么样了?”

向永进指着离去的手扶拖拉机群。邵宜民从那浩大的手扶拖拉机群中,看见一个魁伟的庄户人,扛着一块人民政府大牌子……一道雪亮的电闪,接着炸响一串震得人心惊的雷鸣!

邵宜民难以置信,忙回头看看政府大门边挂牌子的地方。这里也像所有的县份一样,平时在大门柱上并排挂着“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块牌子,如今少了“阳湖县人民政府”的一块,墙壁上留下一条明显的白印子。

邵宜民这一震惊非同小可,似乎比那隆隆的雷声更猛烈!他再回头看那些手扶拖拉机,一切忽又消失不见了——小手扶一过了阳湖河桥,就转向东边大路开去,从县政府门口已经看不到了。人和车消失了,只有小手扶撒下来的小手旗、沙土、水泥粉、煤屑,五色杂陈地留存在路上……乌云越来越铺天盖地地黑过来。

邵宜民招呼向永进等人,把情况碰碰。他带头急步向办公大楼走去,当经过门前挂牌子的地方,门柱上那条没了牌子,仅剩下的一道白印子,使他不由得停住步,抚摸一下。这一摸,犹如触到记忆的开关,使他联想到许许多多的东西,曾经去过的莫斯科红场、柏林墙遗址……都龙卷风一样一起涌进心里,那股震撼真是难以言说!

邵宜民置身于一个军事化的临时指挥部里。在阳湖县委办公楼的二楼正中,有一间小会议室。如今成了处置突发事件的指挥中心。武警、公安局,在此安装了一些通讯设备,更增添了一种类似打仗的气氛。邵宜民听取着各方面的汇报。

邵宜民质询地说:“叶局长,中央三令五申,不许收购粮食给农民打白条,你怎么这么做?”

“我们县家底子枯!省里今年就没给我们收粮食的钱。”

“怎么可能……为什么?!”

公安局长向永进介绍道:“叶元棠同志,是县政协副主席,兼粮食局局长。年年评先进!”

邵宜民增添一分尊敬地唤道:“叶主席!”但接着打出的手势,仍然坚持要对方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那增一分的尊敬与这坚持要人回答问题的手势,加在一起,显示出这位年轻人,有涵养,彬彬有礼,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毫不陌生、毫不畏缩地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

“省里给、给,年年都给!”叶元棠说,“因为我们还不起钱,今年才死活不给了!”

“收购粮食的钱,专款专用,怎么——有什么还得起还不起?”